

# 沉默是金

汤晓丹电影日记  
(下)

汤晓丹著  
蓝为洁 整理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沉默是金

汤晓丹电影日记  
(下)

汤晓丹著 蓝为洁 整理

# 《激流勇进》拍摄经历

(1964年冬—1966年1月)



1964年冬

天马制片厂还在我未离开海燕厂《水手长的故事》摄制组时，就通知我回天马厂导演工人作家胡万春写的话剧《激流勇进》改编成电影剧本的任务。

领导把有关话剧在北京上演的资料全集中了送给我。我找时间细读后，又仔细做了思考，才找到胡万春，要求与他共同拟出改编的分场提纲。这样，编导做了创作上的第一步构思，然后写出来的电影文学剧本比较有利于拍摄。胡万春不仅悟性强，有生活基础，而且有创作激情，有天赋。他很快写出了一稿、二稿、三稿，四稿本。每次写完一稿都召集一定范围内的有关人员座谈，听他们谈意见。并且立即把别人新提建设性的想法糅入人物活动中，称得上写作也属“激流勇进”。可以说我和他都花了大力气，每场座谈，我都参加。不过，糟糕的是越听越离谱，越改越与原主题背离。最后，胡万春筋疲力尽，我也无能为力。

不得已，向厂领导汇报。上海电影局不得不向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打报告说明拍摄中新遭遇的巨大难度，建议暂时搁置一段时间再说。这是“喜气洋洋上马，垂头丧气下马，不得已做出的‘急流勇退’”。

整个1964年，我带着摄制组在上海钢铁厂边劳动，边搞《激流勇进》创作，边下生活的最后结局。这还是解放以来，我经历的第一次勇退。同时，也回厂听了关于路线斗争的报告。

1965 年

1965 年 3 月 9 日

### 杨永直报告

电影局 8 家单位要搞四清。市委专门讨论过，派四清工作队进厂，队长是杨进，带 54 个队，把文教工作抓好。

全局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科影厂、发行公司、影协、大众电影等几个单位。

其他几个单位如电影技术厂等是第二批。

这次有利条件是中央公布的 23 条，过去还有双十条，可以比较。要求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反对资本主义，保卫社会主义。

第一个问题，一定要讲形势，讲阶级斗争。

从去年 8 月 6 号到今年 1 月，共五个月零 21 天。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明确了“夏陈路线是错误的”。阶级力量发生了改变，形势好转。

第二个问题，目前电影队伍内部还有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

上影领导，首先是杨仁声不仅没有坚决抵制，而是贯彻执行。解放 15 年以来，故事片大部分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好影片不到 10 部。有人认为深入工农兵影响创作，荒废业务，主张逛马路，看人吃西瓜得到灵感。

第三个问题，党主张文艺问题应该由党领导，而我们党委执行的夏陈

领导，柯老提倡写 13 年，电影局按兵不动。

阶级斗争表现在以上三个问题外，上影厂还有经济上、组织上、政治上不清的问题，过去没有解决。

上影厂的主要矛盾表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路线的矛盾。所以这次四清以清‘思想’为主”。

电影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如果我们的青年都在学萧涧秋和陶岚，不走修正主义道路才怪呢。

《北国江南》没有批判的看，大家就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年青一代》的主角为什么那么光彩，就是艺术观的问题。

气壮山河，战斗性强的音乐不多。

1958 年出来不少好片子，如《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

两条路线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文艺思想坚持自我教育为主。如有四不清问题的人，可以自己一起交代，解放思想。

### 关于第二阶段——组织建设的问题

这次运动，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党外很严重的人也要整。所谓“整”，即整理一下，加以认识、批判自我革命，自我教育。不把人看作一团漆黑。

好好学 23 条，以它作为武器。

在文化队伍中比较严重的是乱搞男女关系。为了解决大是大非主要矛盾，在小组中不谈这些问题，如果有人自己要谈，叫他会后找找工作队。如有阶级敌人，也可以找工作队解决。

这次报告，讨论二次。主要明确个人如何正确对待。

1965年3月10日

### 小组发言

听完报告，逐渐明确电影局形势严重和阶级斗争尖锐。下决心在运动中努力学习，提高认识，加强自我改造。

认真搞清楚，革命的电影到底对社会主义革命起多大的促进作用。相反，不好的电影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多深。认真对照学习，坚决跟党的文艺路线走到底。

杨永直部长非常细致地交待了这次四清运动的做法和政策，也就是说把斗争武器发给了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学，老老实实用。照着23条办事，一定能端正文艺思想，问题就能一个一个得到解决。只有自觉革命，才会有自己的革命性思想，辨清方向进步。

1965年3月11日

### 杨永直第二次报告

先谈三大问题：

精神状态，这次整风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些同志要做检查。

关于精神状态问题。

整风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主要是治病救人改造。要自觉提高。因此精神状态要振作起来。

群众发动起来了，对自己有压力。精神状态对，可以和他们一起革命。我的身体也不好，市委叫我下来了。我下来了，和你们在一起，精神自然也和你们一样旺盛起来。信心也增强。我们都上了革命到底这条船，

大势所趋，共同努力把船开好。

关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问题。

党内各级领导，还是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因此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不能一棍子打死。党外领导不是重点。首先是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接受教育。党外人士应该向党内领导提意见，但是特别严重的、个别的党外人士也算是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也要整，不过是党外而已。

大多数人是学习和受教育，不做自我批评也可以。但不能说与己无关。一定要发言，尽可能帮助整风整党。

关于有些同志要做些检查。

第一要有思想准备，不要把时间拖得太长。抓主要矛盾，如于伶同志的检查，也是抓主要问题。一通百通。23条不长，却写了很多问题。问题是认真认识错误，不要拖拖拉拉。

当权派不是实力派。实力派不是我们说的。国家干部哪有实力派？不过职务大小而已。有些导演和编剧确实是不民主，自己说了算，根本不听群众意见。导演一点权力都没有如何导？但要有一点民主。23条就有很多民主。

导演接受生产任务，都有经济权和指导权。但是民主也要集中呀。不可能做的事要讲清楚。有事大家商量不是很好吗？大家说的实力派，其实就是指导演中心的一股力量。是不是每个有实力的代表人物都要整一整呢，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如郑君里就要做些检查，主要还是接受教育。

明确了以上三个问题，再说说整风与生产一定要两不误的问题。

只有我们的方向对了，《球迷》那样的影片就不会去拍它。目前，厂里总情况不错。但是少数人精神状态还不是那么振作。比如自己没有四不清问题的，自觉与己无关；讨论不要停留在概念上，主要在思想路线上，我们头脑中要有阶级斗争。个别有问题的人可以找工作队谈。一般地说，听党的话，是要做工农兵的代言人。但是一定要拍《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等等，那就是为资产阶级代言了。大家可以讨论。

有一条大家必须明确，“戏剧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像田汉等，就有抵触情绪。想得深一点，很好讨论，对大家也是提高。不要怕谈问题。对《青山恋》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也可以争论。搞四大民主，现在就开始。

1965年3月13日

上午，四清工作队长杨进报告。

掌握前阶段揭露的一些问题。

自去年8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开始，经过五个多月摆事实讲道理，揭露了“夏陈资产阶级路线”。

夏陈路线错误，其实也是上影局厂两级的错误。我们党的文艺路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规定为“革命文艺路线为工农兵服务”。电影是文艺的一个品种，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夏衍作为文化部副部长，本身又是电影界的老头子，也就在上海和北京领导电影。陈荒煤也是搞洋、名、古的。他们提倡到处有生活，专家领导搞自由化，党不能领导等等错误路线。

经过400人揭露、讨论，提出以下材料。

一、从15年生产影片看上海电影工作中的严重错误。

上海天马、海燕，以及解放初期私营厂，共生产影片254部。其中1952年前私营厂是59部，国营厂只有195部。极少数比较健康外，大部分有严重错误。《武训传》是投降主义。《人民的巨掌》《我们夫妻之间》《关连长》丑化解放军，《二百五小传》《太太问题》《青灯怨》，看剧名就知道什么玩意儿。195部国营厂出品影片，拿来分析，不同程度上有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戏30部。

戏曲舞台片43部。

其他历史传记，神话传说15部。

这里所谓现代题材 107 部，应该说过半数是好的。但经过运动，不搞形而上学。从实践分析，《武训传》也在 107 部中。《球迷》亦为现代题材。《北国江南》也在 107 部中。

在 75 部反映现实影片中，第一类比较好的有《李双双》《钢铁世家》《春满人间》，等等，数量不到 10 部。

第二类，存在不同程度缺点。

第三类，有严重错误，如《球迷》《情长谊深》《北国江南》，等等，一部分披着现代题材丑化干部。表面写工农兵，实际写自己。《大李、老李和小李》有什么教育意义？

剧目分析，前阶段每个例子是否确切，不一定，主要看总情况。不是登在报上，不恰当的可以讲出来，纠正。

分析不要绝对。今后帝王将相的戏还是要演出，少一点就是。《关汉卿》在反动统治时期上演还是好戏。香港的进步影片也不可能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以我们要求国外，《红楼梦》在香港演出总比“卖大腿”好一点吧。环境不一样。不能用我们的去要求人家。

上影长期以来受夏衍和陈荒煤的资产阶级文艺影响，没有抵制。才子佳人的影片有《红楼梦》《关汉卿》《阿诗玛》；美化资产阶级的有《不夜城》；《北国江南》是修正主义的。

第一种宣扬资产阶级思想，适应国内外资产阶级，如大跃进拍《林则徐》。

第二种经过夏陈要搞的《舞台姐妹》（列为重点）。还有《白蛇传》《阮玲玉》（也是重点片未拍成）。

大搞物质刺激。不惜工本搞优异待遇，专家、权威稿酬——重点片特别照顾。田汉的《白蛇传》先付 7500—2000 元<sup>①</sup>。电影局领导为了照顾

<sup>①</sup> 原手稿如此。

《阮玲玉》的编剧，付给《北国江南》编剧阳翰笙 1800 元，住、车均列入稿费开支。

《不夜城》《白求恩》《红楼梦》浪费情况惊人。一厘钱精神做不到，一万元精神花在什么方向上？总结经验时，重点片大吹大擂。《聂耳》《林则徐》称为王牌军，与夏陈的宣扬有关。我们并不反对拍这类片子，这一棒，天马厂就眼红了。因为过分吹捧形成一种压力，对天马不利。

《北国江南》拍片时，杨仁声亲自挂帅。戏刚完，导演沈浮就被评为先进。厂里很多人有不同意见，认为“是吹捧夏陈路线。电影局犯了抓样板的方向错误，挤掉了工农兵阵地。一片出名，各片各厂领导有荣誉。对洋名字有兴趣，让才子将相占领银幕。”

### 借口甄别否定

1958 年拍的纪录片《旭日东升》《上海英雄交响曲》《风流人物数今朝》《六十年代第一春》等，一度改变了创作人员的思想和有利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

电影局让瞿白音将 43 部片子全部过堂检查和简单清理。他对影片冷淡，党委不过问，全托瞿白音负责。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放弃领导。结果《雾海夜航》等 11 部影片被甄别再放。报刊也批评过《情长谊深》是“士为知己者死”。党委书记热心表示“通过清理影片接受了教训”。对影片开放。

阳奉阴违，抵制工农兵路线。

局厂领导对市委说不值得拍的题材《吉鸿昌》改名《将军新路》想上，被市委发现，才改成《阮玲玉》题材，徐桑楚坚决要上，市委不同意。市委要拍《春催桃李》，他仍冷淡不支持。

天马厂的《春风杨柳》改《血防战线上》，市委认为是重点影片，齐闻韶采取敷衍态度，派新导演岑范去负责。

《李双双》影片被瞿白音只打二分。杨仁声对文化部下达的洋、名、古、修计划坚决执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是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进攻。提倡夏陈的离经叛道；提倡因人制宜，自由发挥；提倡高尖新，等等。

1965年3月16日

### 陈育新传达杨永直谈话

夏陈路线错误已揭开。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今后我们讲政治即是阶级斗争，阶级感情。中央首长看电影是政治第一。《早春二月》我们就看不懂。柯老在华东话剧巡演时发现，田汉在上海活动。海燕厂不赞成与香港合拍电影，这里就有个战略问题了。从前是小米加步枪，现在有原子弹了。爱国主义总比大腿好吧。怕什么？怕被溶化？如真革命就不怕，表面上革命，其实是软弱。一碰即断。蔡贲、丁一受到影响就顶不住了。顶不住犯了错误，但与夏陈不同，检查改正即可。

导演中心是夏陈制度。改了，加强党领导三结合。导演不民主，但导演应有职权。清理即行，不属夏陈路线。作风可以搞，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大是大非。

传达、看电影、检查、清理。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提高。有人说，左是你们，右也是你们。我们就应该虚心一点。我们这些人，摇摇摆摆往前走就算好，如后退就不好。这次可以学很多东西。同意的话，今天可以大家做红色宣传员。

最后陈书记说，大家可以在谈笑声中解决问题。贪污之类下楼下80次都可以。总之，斗争不要简单化。附讨论题：

1. 阶级斗争激烈
2. 阳奉阴违事例

3. 怕打击报复
4. 与己无关
5. 要有改造的愿望

1965 年 3 月 24 日

### 蔡责检查

同意工作队所做客观报告，我们贯彻了夏陈路线，发挥了夏陈路线，为夏陈路线推波助澜。1949—1963 年拍片 195 部。其中坏片 25 部，科教片 39 部，合起来 64 部，占总生产的 3 分□。其实反映革命的只有 9 部。15 年来不但没有兴无灭资，反而是兴资。我虽不是主要领导人，但进入上影很早，应负责任。长期以来有右倾，没有抵制夏陈路线。宣扬了阶级调和，《北国江南》《球迷》《碧玉簪》《糊涂爹娘》《伟大的历史转折》《红日》。产生错误的根源是不听党的话，听了夏陈的话。

中毒很深，自觉不自觉地犯了错误。柯老提出写 13 年，不但不改，还重犯。几个例子。

《舞台姐妹》，1961 年开始，还没有写出提纲就列入 1963 年生产计划。有提纲了还看不出问题时，夏陈就要导演两次去北京商定为重点。夏陈慷慨还答应拍彩色片。

1964 年，柯老提出要拍 13 年现实题材，对我们背道而驰的题材提出严厉批评。当时我是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没有严肃对待，实质抵制了市委。《阿诗玛》在 1962 年夏衍来上海时就指定杨丽坤为女主角，加以扶植。刘琼在北京同去找杨丽坤。因为凡属重点片，演员都由文化部决定。不久，我在海报上看到已经公布杨丽坤是主角了，这时才听说杨丽坤到上海试镜头。我没有把这些向市委汇报，严重错误。

除此，翻译片□□《新女性》也听夏衍老头子的，不听党的。《红日》

指定由我掌握，连长石东根纵马风波被歪曲了。我听了瞿白音说的“吴强同意了”，放弃原则。这时期拍了一些帝王将相合拍片，我与夏衍是相同观点。我是鼓吹者与组织者。说好处理方法是：

- 一、国内胶片困难部分解决；
- 二、国内剧目也适当解决困难；
- 三、国内戏曲可以输出，争取扩大作用；
- 四、香港进步片可以支持。

我为资本家重拍《天仙配》。我对戏曲无知，为何又热衷呢？无外贪名求利，海外答应解决胶片困难。

我的第二个主要错误。

不与工农兵结合，不培养新生力量。第二次反复时，做的表面文章说局领导也要深入工农兵生活，实际上没有执行。我长期缺乏革命坚定意志，有严重畏难情绪。叫队伍改造，自己没有深入改造。

我错误认为当前抓好质量，只要依靠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走专家路线。60年十周年片留名下来，1963年为十五周年留名。《水手长的故事》就是夏衍看重的。汤晓丹导演的《红日》没有结束就被派去了《水手长的故事》组。这样，汤就没有时间下生活了。

我搞的因人制宜，老年人搞戏曲片——没有成文的因工种制宜。编剧应该深入生活也不明确。我只认为深入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创作，不是改造。对导演和演员也认为他们与编剧不同，因为他们接到的每部片子内容不同。可以临时去体验生活。直接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一定要把立足点转到工农兵上”。

我没有坚持兴无灭资的斗争。

1962年，瞿白音去北京写《创新独白》我知道，文章发表开座谈会，我也知道。就是没有读他的文章。思想上认为瞿白音是副局长，他写文章发表我可以不闻不问不看。后来市委派人到局里来查，我才去研究《创

新独白》文章，开座谈会扭转。瞿白音自己说“是根据许多人讨论出来写的”。我对瞿说，“我还以为你是从经济考虑的，没有想到这是斗争的复杂性。”

市委指示要召开老艺人座谈会，由洪林和杨仁声负责，也不敢斗争。后来杨永直说“坚决斗争”。这时再召集小型座谈会，张骏祥、洪林和瞿白音都参加。群众提出“放修正主义影片不批判”，我有责任检讨。

不抓思想工作，局党委没有形成战斗单位。杨仁声病了，我代书记，没有召开过党委会。做好人，因为我不如杨仁声。如《北国江南》剧本酬金，我就不敢反对。阶级观念淡薄，党性不纯，不坚持真理。自己政治理学习不好，落后于形势，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已不自觉了。

### 学习发言（准备稿）

四清运动学习半个月来，听了几个重要报告和小组大家发言。尤其听了局蔡贲检查，认识有所提高。

回想 16 年来，我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拍过了 12 部影片。根据政策标准认真思考，有些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有促进作用，有些却违背了阶级利益，反映出我自己的创作思路有些混乱，需要认真清理一下。因为长时期我一直认为只要上级交下来的题材都是经过筛选，比较靠得住的，不存在路线方向问题。即使有差错，也是局部个别的。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这么严重。因此，光有一颗为党工作的决心还不能适应今天复杂斗争形势。

至于夏陈路线，偏离毛主席文艺路线，更难让我们看出它的巨大危害。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要不是有组织的发言和有人专门批评，自己也不容易想到它的毛病。解放以来，无论接受创作或者送审影片，一直都是夏陈意见为主的，明里说提高认识，碰到具体事实不大能辨别。今后只有加倍用功学习，随时多想想。

1965年3月26日

听了中国京剧高玉倩谈她在《红灯记》中扮演李奶奶的过程，很受启发。她本来是唱青衣，必须丢掉了习惯的唱腔，重新练老奶奶的唱腔。到底成不成？矛盾斗争很大。担心自己熟悉的丢了，新的又塑不起来怎么办。最后还是克服了个人得失考虑，认真勤学苦练，终于得到了成功的喜悦。证实知识分子适应需要改变，需花大力气，首先是自我斗争，坚持事在人为，能有收获。

1965年3月31日

### 丁一检查

一、为谁服务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自1960年到1964年，5年里我们没有执行党的路线，而是夏陈路线。我是书记，应该负主要责任。

在十七部现代题材（包括《球迷》和《大李、老李和小李》在内），百分之七十是为夏陈路线服务的。离开了工农兵方向，也忘了斗争，投降了右的势力。看剧本和电影提的都是枝节意见，没有抓大方向。

几年来老队伍没有改造，新队伍没有建设。只专不红，重业务轻政治。在领导创作中没有政治挂帅。文学部来的原作，我都看都表态。只搞业务安排，没有政治领导，观点也不明确。就地打滚，在会上，我同意张骏祥主张。1961年，上海老厂长会议，大谈艺术与技术关系。我没有办法驳他们，只是心里有怀疑。后来到北京谈的也是这些。夏衍说“政治与艺术要划分，不明确时，当艺术问题办。如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一样。”其实这东西对反革命可以，而对本子就不是一回事。

从政治上知道政治与艺术要先分分清，再发表意见，就做不到。

我们也讲，他们根本不要我们党去管。石东根歪曲连长，艺术家